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
第六回 裁壽衣借端通內線 論相法順口托人情

卻說曹來甦失落了銀子，想不出一點法子，周升道：「老爺不必發急，小的倒有一個法子。老爺帶的錢，也還趕得到湖北，到得湖北，就到紗布廠裏去住。約摸將到的時候，老爺就在船裏把箱子上的鎖扭了，吵起來，說是被偷。小火輪的帳房、茶房必是要來查問的，任他如何盤詰，老爺祇管罵小的，等小的回答他。他們也還一定要搜查別的客人的行李。任他們鬧的怎樣，老爺可別軟下來。」曹來甦道：「照你說，可不是訛詐眾客商麼？」周升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要這樣一鬧，人家纔曉得老爺是失了銀子，等到了湖北，就有文章做了。那時見過制臺，先說明路上被竊的話，制臺一定要招呼縣裏會同保甲局去查人，無論查到查不到，那不就同存了案一樣麼？那時，老爺再發一個稟帖，或打一個電報給咱們撫臺，說是路上被竊，自請記過。並問問這事還是去辦，還是另外派人？好在老爺上頭的聲光很好，充其量不過不要老爺去辦，難道還怕有別的餘波不成？若是還要老爺辦，一定就得再匯銀子來，那不是一天星斗依舊是了無痕跡麼？」曹來甦想了一想道：「不錯，還是你有見識，就這樣辦。難得你如此護主，我將來得了缺，一定要大大的抬舉你。」當時主意打定，也不去拜客，就搭上火輪向漢口進發。

果然照著周升主意辦理，倒也沒露破綻；祇難為了這些搭客，一個個的行李衣箱都打開查檢。這班人不曉得是假的，還幫著咒罵那偷銀子的人呢。曹來甦聽了，也覺得好笑。等到靠了碼頭，曹來甦先落了客店，然後去稟見制臺、撫臺、藩、臬、道、府、首縣，就到織布局裏去拜過總辦，隨即搬到局裏去住。見制臺的時候，已把被竊的話回過了。隨即又發了一封電報給貴州撫臺，說是自不小心，于小輪內被竊，已蒙制軍飭緝，現寓布局。長江下遊各局，應否仍往考察？資費已竭，難以前往，乞賜示祇遵各等語。叫周升立刻送到電報局裏去。

周升領命，到得局裏看他拍發了電報，交了電費，取了收條。剛要走回來的時候，早已打門外走進一個人來，極其面熟。當時四目相注了一回，周升呀的一聲道：「這不是徐老二麼？」那人也笑了一笑道：「可是周大叔？」周升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們可真算是他鄉遇故知了。你住在那裏？」徐老二道：「我跟了一位余老爺，是新掣簽的福建候補知縣。回家來看看，就要走的。我家的太太，就是這裏電報局老總的姑娘，所以我們老爺就住在這裏。大叔是從那裏來？」周升也把自己的履歷說了一遍。

原來周升是浙江衢州府人，離著福建甚近。徐老二叫徐升，是湖南衡陽縣人，離著貴州也不遠。兩個主人都是候補，都是知縣，雖然貴州苦些，他老爺的脖子粗。兩個人一席話，早談了個易主而事的辦法，各人回去見各人的主人，說明白了。余老爺也無可無不可，曹來甦卻因為小輪船上的事是一件短處，落在周升手裏，巴不得他快去，也答應了。周升先同了徐升見過曹來甦，也叫徐升同了去見余老爺。

卻說余老爺名念祖，是湖北武昌府人。他的祖上曾做過浙江的道臺，念祖靠著餘蔭，謀幹了一個海運的保舉，以知縣用。他因為在浙江年代久了，覺得較著別處便當。無奈，他有一個叔子在這裏候補，要回避，沒奈何就指省福建。今年剛剛二十一歲，是上年娶的親，到武昌來招贅的。新近是到京裏引見出來，想同著太太一同去到省，被這位老總留他多住幾天。好在限期尚遠，又是一水可通，所以就住了下來。現在是把徐升換了周升，還有一個家丁叫做江明，也是浙江人。當時，周升幫同料理行李，捆扎結實，擇定四月十五日黃道吉日起身。

這天是招商局的船開，余老爺先到各處辭了行，就到船上看著上東西。不多一刻，太太也來了，接著又是太太娘家的一班人來送行，男男女女混了許久功夫，聽得放氣，纔紛紛上岸回去。余念祖同著太太住的是大菜間，不到三天，已到了上海。早有接客的塞了一張春申福客棧的棧票，余念祖收了，那春申福的伙計便來搬東西，又有江明、周升看著發了去。余念祖自同太太坐了馬車到棧房裏去了。余念祖在上海來去多次，相好是極多的。祇因為同了太太，所以一處沒去，祇不過看看戲，吃吃番菜而已。耽擱了三天，就搭了招商局的船，到福州去。到了福州，先落客棧，慢慢的尋公館。一面就去參衙拜客，忙碌了幾天，都是照例的事，無庸敘述。

福建雖是東南一個大行省，但比起浙江來，究竟差得多，候補人員也著實的不少，牛鬼蛇神各有神通。余念祖未到的時候，滿心高興，頗有躍躍欲試的意思。到過之後，大概情形看了一看，亦覺得望洋興嘆了。但他家裏還是個有家，尚不十分在意，以為是資格深了，再沒有不得法的道理。

周升是從小來過的，一切情形大異從前。又遇到一個親戚，姓梁，是從前跟了一位藩臺來的，後來就住在福建，開了一片大裁縫店，本錢又大，手藝又好，各衙門的生意，自然都是他包了去，店裏的伙計用到五六十個。既是周升的親戚，余念祖家的生意，自然也是他了。

光明如箭，已是三個年頭，余念祖手頭漸漸的緊起來了。從來說的好，越有越有，越沒有越沒有。余念祖手頭一緊，就遇事吝嗇起來。這裏制臺是非京信從不見面的，藩臺也是一個樣子，遇到牌期，先打發號房問明白，有公事沒有？沒有公事，一概擋駕。余念祖是個候補的人，從那裏去找公事去？所以這些人，除掉到省見過一面，以後竟是人間天上了。臬臺外面似乎有點風骨，其實糊塗得很。人家要見總要午後一點鐘去，趾高興也許見見。就有一班不識進退的去求差使，臬臺也覺得煩了，也就學了撫、藩，以閉門羹相待了。首道是個具員，作不了一點主，見他也無用。首府是個好好先生，但是過于引嫌，非但不肯替人家說句好話，並且遇到上頭問起某人來，必定先說上一套極不堪的話，以示他大公無私的意思。幾處這樣一擠，可就拼成功一個賄賂公行的世界了。

周升看見老爺一天緊一天，也覺得發急，閑暇無事，便來找梁裁縫談心。說起他老爺的情形，頗有告假另覓高枝的意思。梁裁縫微微的笑道：「天下事除了死法有活法。像咱們摸不到個官做，也叫沒法，你們老爺既是個官，家裏也還有幾文，淨在這裏瞎混，這可不是個呆子？」周升道：「你說的好，終年上門不見土地，怎樣好呢？」梁裁縫道：「你們老爺一年要用多少錢？」周升道：「聽說要六百多兩銀子一年。」梁裁縫道：「三年就是二千，再三年就是四千哩。」周升道：「你淨照顧好話。」梁裁縫道：「我不說假話，三年後你纔服我哩。如今這樣，算你老爺拼出三年的澆用，我可以給他去走條路。雖然不能說是一本萬利，這兩三倍的利錢是有的。」

周升道：「你的法子我曉得，不過是給你添些成本，好大大的開個裁縫鋪哩。」梁裁縫道：「我說正經話。我時常到制臺衙門裏去做生活，藩、臬衙門也時常去的，裏面老太太、太太、姨太太、小姐、少奶奶，沒有一個不熟。我抵搭著去多請幾個安，再沒有不成的事。要是你老爺相信，就請他先出一張銀票，我看老弟的面上，替他去辦一辦。成了，自然是頂好的了；不成，錢還是你老爺的，況且萬沒有不成的理。」周升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你既是有把握的，我就去對我老爺說說，但是，你這裏頭可還想點好處麼？」梁裁縫道：「也不想什麼好處，我是要薦個人，當當稿案，就是這一點貪圖。」周升道：「那容易，我就去。早則明天，遲到後天來給你回信，我也不坐了。」說畢站起來，一徑回到公館裏。

正值余念祖吃晚飯，周升便先去煙鋪上開了燈，燒起幾個大煙泡，等著余念祖吃過飯過來吸煙。周升一面上煙看火，一面就說起這件事來。余念祖沉吟了一回，方纔慢慢的說道：「我看怕不妥當，怕是撞騙罷？」周升道：「小的這個親戚，是最靠得住的，同小的相處了幾十年，從不曾說過一句瞎話，老爺請祇管放心。」余念祖又盤算了老大一回，方纔打了主意道：「這樣罷，你明天去問問他，他可曾替人家辦過麼？是什麼人？」周升答應了：「是。」

次日一早，周升便趕到梁裁縫家裏，把昨天晚上的話告訴了梁裁縫。梁裁縫心上很不高興，慢騰騰的道：「這又是你老爺格外多心了，我沒有辦過，我敢說這句話麼？況且是二千銀子的事。就算俺做裁縫的不放在眼裏，你老爺是看著白花花的一大堆憑空丟掉了，我也怪舍不得。祇是他要問人，人多著哩，那可不能對他說。譬如你老爺辦了這件事，也是要隱密點，難道我就能立刻去

告訴第二個人？那亦就是一樣不能對人家說的。況且，這件事要是傳揚開去，也不是頑的。你老爺算有身家，難道做裁縫的就沒有性命？老實對你老弟說，這事因為你老弟面上，要是照你老爺的這樣主兒，不是夸口，我還實在是不高興哩！不過說是事成了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老弟亦可以潤色點。就是我說薦的那個當稿案的主兒，自然也是沾光了。老弟你斟酌著罷，要辦就辦，不辦就算了。也沒有大不了的事，倒教老弟跑了冤路了。」

周升聽了開口不得，勉強道：「我們這位老爺，是最拘泥不過的，纔有這句話。一則怕聲名不好，二則還怕我說的不真。要不是他這樣拘滯，又怎樣會好幾年不見紅點呢？」梁裁縫道：「這事祇有我們三個人知道，有什麼風聲？至于名氣的話，尤其不相干了。老弟，你看如今的時勢，就是孔聖人活過來，一板三眼的去做，也不過是個書呆子罷了。聽說你們老爺並不是科甲，為什麼也會中這個書毒呢？」周升聽一句，應一句，也不再回答他，辭了起身，一直趕回公館裏來。從頭至尾，一字不漏，統通告訴了余念祖。余念祖想了一想，也沒的話說，便連忙出去張羅借錢。

雖然余念祖有點家資，這幾年也很丟掉幾個。況且問人家借錢，論這候補場中，大半是十扣柴扉九不開。因余念祖平日用度闊綽，人家也還相信得過。然而，終究是借二百止有一百，借一百止得五十，除了幾個光景難的，不認識的，不能開口，忙了兩天，纔止得一千一百多兩銀子，已是滿官廳謠言蜂起，說余念祖借了一大注錢，不知做什麼用？余念祖看看，還差個八百多兩銀子沒有法子想，要變賣東西，卻又緩不濟急。又是周升，看見老爺急的走投無路，纔想出問梁裁縫借的話來。余念祖沒法，祇得叫他去碰壁，居然一說就成功。

余念祖大喜，趕緊寫了一張欠票，號了押，打發周升送了去給梁裁縫，並再三的切托。梁裁縫滿口應承，一面把借票收了進去，又彎了彎指頭道：「今天初八，明天初九，後天初十是黃道吉日，制臺要替他老太太做壽衣，我就趁這個檔兒去混混看。那天晚上，你來聽信罷。」周升答應了，又千恩萬謝的，方纔走回來覆命。

打這日起，余念祖便同熱鍋上螞蟻一樣，茶飯無心，祇落得滿地上走來走去，一回搔頭，一回摸耳。時而作一得意想，便仿佛坐在四人大轎裏，鳴鑼開道的去接印一般；時而作一失意想，就像這二千兩頭投在大海裏，一點聲息沒有，此後的日子格外窘急，即日便要下海的一般。正是千頭萬緒涌上心來，做書的也實在形容他不出。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梁裁縫到了初十一早，便收拾了剪刀、尺子、粉線、布袋等項，一徑往制臺衙門裏來。先到了跑上房的爺們房裏落坐，停了一刻，纔由跑上房的爺們回了進去，在外間門口站著，等到太太出來坐下，跟著就是兩個丫頭，捧了一大卷衣料出來，放在桌上。太太就吩咐，說是剪一件月白湖縐的緊身棉襖，下余就都是老太太的壽衣。

梁裁縫連忙依著尺寸，剪了太太的衣裳，又剪老太太的壽衣，一面嘴裏還說了許多「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」的話。裁完了，就用包袱一件一件的包了起來。一頭包，一頭對著太太說道：「這件壽衣總還得放個三十年光景。裁縫做慣了生活，一動剪刀，就曉得的老太太壽元高大得很呢。」太太聽了，曉得老爺一時不得丁憂，可以一直做這個制臺，自然歡喜得很。等他收拾完了，跑上房的家人早遞給他一個包兒，是賞他裁壽衣的喜錢。梁裁縫接了，趕緊過去請安叩謝過，便站在一旁笑嘻嘻說道：「裁縫有點事求求太太，裁縫曉得太太是仙佛的心腸，纔敢開口。」太太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梁裁縫道：「裁縫有個親戚，跟了一位余老爺。說起這個余老爺，苦得很，當光賣盡，一天祇吃一頓稀飯，還是連米粒都沒有的。再要半年，一家門直截都要餓死了。知道太太的心是最慈不過的。」說到這裏，便連忙又請了一個安道：「所以，裁縫打算替他求求太太，在夫人面前提拔一兩句，賞他一個差使。就譬如養雞養狗一樣，他一家裏大大小小，就享受不盡了。倫理裁縫不敢說，不過看他實在可憐極了。」說著，又請了兩個安。

太太被他恭維的心花大開，不覺的脫口而出道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裁縫就在手裏拿出一張紅紙條子放在桌上，太太看了一眼，乃是「候補知縣余念祖」七個字。太太道：「這些事是大人作主，我向來不問的。」裁縫道：「裁縫曉得，祇當太太是買個烏龜放生罷了。祇要太太哼一聲出來，是兩世為人了。」太太把條子收了過去，梁裁縫也提了包，他就先打發徒弟送回家去，又同這個跑上房的嘍囉了一回，卻順手塞了一張銀條過去，托他有點風聲趕緊通知他。隨即辭了出來，到撫臺衙門裏去，在門房裏坐了。

門房裏這些大爺，都是熟識的，且時常叨光做件把衣裳不給錢。梁裁縫倒是算大不算小，便應酬了，因此到拉了交情。他來了，到是讓茶、讓煙很客氣的。又有問他生意好的，他便借著這個檔兒，皺著眉頭道：「快別說，說起來真難受。」其中單有一位仇大爺，含著一口鴉片煙笑道：「怎麼會難受？」梁裁縫道：「我店雖小，也有七八十個伙計，全仗著是衙門公館生意。現在，這些窮候補一年也不做一件衣裳，問起來，說是沒有差使。問他們差使到那裏去了？說是被人兼得多了，到弄成一個人浮于世的世界了。你想，大家不做衣裳，單靠著大人衙門裏這些生活，那裏會養得活呢？今年的生意格外清閑，一半人上工，一半人吃閑飯。今天輪這一班，明天輪那一班，你說這不完了麼？我看見最可憐的有一位余念祖老爺，到省已是三年，大人也沒賞見過。他逢著假期，沒有一次不到，先選坐坐轎子，現在可是坐不起，提了畫眉籠子了。」

仇大爺道：「怎麼叫畫眉籠子？」梁裁縫道：「自己提了一個包袱，包著靴子、外褂子、帽盒在街上走，這樣辦法，人家就起他名兒，叫做『提畫眉籠子』。你想，這個名兒刻薄不刻薄？他家裏皮箱還有七八隻，可都空了，箱子也插上草標賣了。真是吃的在肚裏，穿的在身上，黑夜裏開著大門睡也不礙事。像這天氣，一天熱似一天了，他還是穿著棉袍子。並不是他怕冷，實在沒有了，都當完了。要再把這件去當，可不是光了脊梁麼？他先前還住的大房子，現在是一點點的小屋，房東因為收不到房錢，不叫他住，他就朝他磕頭，房東也沒有法子。前月裏不知道怎麼著，關起大門，一家子抱頭大哭，足足哭了個半時辰。卻正是我走過他門口，祇聽得詫異，還當是他家死了人。推門進去一看，纔曉得和了一大茶缸的鴉片煙，打算一家子吃下去，這一哭算是分手的意思。我看那光景，也不由一時心酸，打身邊摸了兩塊錢給他。他還不要，後來說是日後還我，他纔收去了，差不多又要朝我磕頭。你說這光景慘不慘哩？你們想想罷，也是個候補老爺，真是不曉得作了什麼孽，在這裏凌遲碎剮呢！」

仇大爺笑道：「老實對你說，什麼都不論，我們大人京城裏朋友最多，要是那個去找到他知己的朋友寫封信來，就可以得個事。交情深些，得事好些；交情淺些，得事也差些。祇要有了人情，今天到省，明天就可以委事。照你說這位老余，是一定沒有人情的了。要是是一直這樣，祇怕更要餓死哩。總怪是皇上家不好，開了捐，哄動了這些人，吃甜頭的不過一百裏頭一二十個，吃苦頭的可真有七八十哩。」梁裁縫道：「我們說句笑話，像你大爺這沒分兒，大人面前很可以說得進話。你大爺就發發善心，給他弄點事。從來說得好：『公門裏好修行。』又道是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你大爺救他一命，就是救他一家，他一家共總有七口，那不就是七七四十九級的浮屠麼？你老不是巴兒子麼？你若要有這樣的功德，不僅可以早早添丁，還要連生貴子呢！」

仇大爺道：「大人面前，我不敢說話，你別瞎恭維。」梁裁縫道：「你老不肯罷哩。要肯的時候，像你大爺這樣的勢派，說是不成，可是你大爺欺騙我做裁縫的了。外面那個不說，仇大爺人好、心好，我也曉得你是嘔著人玩。要是大爺也不能救他，那不是真正沒人相信呢！況且，大爺是心慈不過的，大爺你這道眼下的紋是最好，相書上叫做陰鷲紋。人做了好事，就臉上現出這條紋來。一生缺少的事，自然也就可以如願了。我雖不懂相法，我是聽人家說起來的。大爺你不是找東轅門外那個一隻眼的相面看過相麼？有天，他在我們隔壁替人家看相，勸人家要行好事，還說起你大爺的相，以後是一年好一年，這是他積德回天的憑據。我正閑著沒有事，我還問他為什麼還沒有兒子？他說：『別忙，他現在相上非但有兒子，還有三個呢！照他的陰鷲紋看起來，還主著兩個大貴，他還要享兒子的福，做老太爺呢。』這可不是我說謊，大爺不相信，盡管去問他。不過到那個時候，大爺你不認小裁縫了。」

仇大爺聽他恭維的心癢難搔，不覺大樂，卻勉強著道：「你這張窮嘴真會嚼，真會搗鬼，我有什麼明驚？」梁裁縫道：「做的事是自己不曉得的。如今我又要說到本題上來了，就如這位余老爺，你大爺能夠提拔提拔他，他一人有了命，一家子也都有了命。算起來，你大爺不過救他一條命，這無意中不救了七八條命麼？不但救了他家七八條命，就是他亡過的先靈，也不至斷絕了香煙，豈有不感激你大爺的？反過來一想，就不好了。他死了，他一家子也死了；他一家子死了，他祖先的香煙也斷絕了，你說傷心不傷心？」仇大爺道：「你說的好，看你的面子，碰他的運氣，我替他混一下子。事成了頂好，事不成也與我無干。」梁裁縫道：「你

大爺肯照應他，再沒有不成功的。等成了，我告訴他，等他來多替大爺磕幾十個響頭罷。」仇大爺道：「我做是去做，你曉得的，我們是不能空口說白話。這回事為了你，以後做衣裳的時候，工錢卻不好照舊的亂開。」說著，又哈哈的一笑，梁裁縫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，你老放心。」正說的高興，忽然聽見外面喊道：「仇大爺，大人叫。」仇大爺便站起來，穿上大褂進去，梁裁縫也就出來回家去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